

湖南歷史資料

2

1980

湖南人民出版社

K296/1/80

湖南历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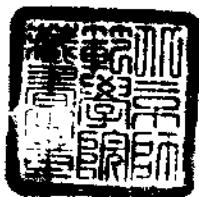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第二辑

《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室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88853



湖南人民出版社

788853

0075/18

湖南历史资料

(一九八〇年第二辑), 总第十二辑

《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室

责任编辑: 李沛诚

装帧设计: 曾东凡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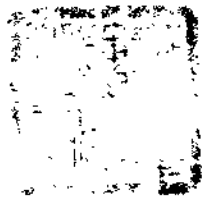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177,000 印张: 7.75 印数: 1—2,000

统一书号: 11109·167 定价: 0.74元



目 录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史料选辑(三)
.....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辑(1)
- 何叔衡同志的两封家信.....(141)
- 严复致长沙曹典球信札(十二通).....(144)
- 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 梁漱溟(162)
- 破邪论 清 金蓉镜(165)
- 楚南史赘(上) 清 周廉立(198)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湖南农民运动史料选辑(三)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辑

五、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编者按：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农民协会和湖南省总工会，为了检阅成绩，总结经验，确定进一步与反革命势力斗争的方针，在长沙隆重召开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省五十二个县农协两个特别区农协的一百七十名农民代表，来自全省五十三个地区工会和产业工会的一百七十五名工人代表。他们分别代表着一百三十多万农会会员和三十二万六千多工会会员的革命要求和愿望，集中到一起讨论革命大事。这次大会出了二十四期日刊，记载了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和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等对大会的宣言、大会函电、报告和宣传大纲，各地各界贺信、有关人员的演说和会务消息等。这些资料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书名为：《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我们这里又收集了《日刊》上所没有的“农代会宣言”、“闭幕纪盛”以及在毛泽东同志参与下农代会作出的四十个决议案等资料，予以发表。这些决议案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包括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乡村民主政权，建立农民自卫武装，以及开展农村妇女运动和青年运动，开办农村教育，废除农村陋习等。

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1926年12月)

农民在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之下，生活一天一天地坏下去，许多人弄得“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真是无“居”可“安”，无“业”可“乐”了。

自从帝国主义的势力向东方侵略，打破了我们的“锁国政策”，冲开了我们的农业经济，我中国的农民便做了外国资本家的奴隶。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做出许多粮食、棉、麻、丝、茶……等类的东西，他们只稍微拿几个钱出来<就>①买了去。他们用机器制造各种新奇的货物运过来，不知卖了我们好多的钱去了。什么洋油、洋布、洋钉、洋碱、洋瓷、洋铁……说不尽的洋货，已经充满了我们的城市，渐渐的打入我们的乡村了。我们不用机器做的土货无人买，我们作田也挣不到几个钱，他们洋资本家就一天天发财了。

帝国主义者剥削我们的方法，是霸占海关，自由输入货物，廉价发卖，刮去我们的银钱，破坏我们的手工业；是霸占矿山、铁路、航路，开设工厂、银行，——利用我们的贱价劳力，替他产生红利，利用我们的贱价原料，替他生产商品，夺取煤铁，操纵运输。而且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勾结，以厘金和盐税间接剥削农民，以亩捐附加等类之捐税直接剥削农民。帝国主义者更借了许多款项给军阀，军阀又加重剥削农民以还债。军阀更利用失业的

① 打<>号者为漏字；○号者为错字；【】号者为衍文，以下均同。

农民，组织雇佣的军队，帝国主义供给了枪械，乃造成武力，为压迫农民之工具。

帝国主义既换了他们的金钱武力，又勾结国内军阀、买办，所以在中国横行一时，农民辛辛苦苦做工的结果，都转几个弯子跑到他们荷包里去了。

国内军阀和土豪劣绅之剥削农民，是一种封建的剥削制度。他们不象资本家之剥削雇佣劳力，却是将农民的生产结果，分割一大部分去，即是租税制度。地主是如此地直接或间接（如包佃制）取之于农民，军阀也是如此地直接（如对自耕农）或间接（如对佃农）取之于农民。他们每年从农民身上刮起来的，大约要占农民收获（的）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

他们互相结托，又与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联络一致，共同榨取农民的血汗，而且共同镇压农民的反抗。到了饥荒年岁，农民忍无可忍，自然地暴动起来，时常有推倒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形势。太平天国之役，是中国南部农民的大暴动。义和团之役，是中国北部农民的大暴动。可是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反动势力压下去了。

然后潜伏在农村中的革命运动，绝不因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镇压而消沉。遍布南方各省的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哥老会，以及北方的捻子、白狼、红枪会等团体，先后发生，不谋而合地相继与封建的统治阶级争斗，与帝国主义争斗。因此各地的仇杀教士案、饥民骚动案（近年之大事如宣统年间饥民焚烧湘省巡抚衙门，如临城劫车案，都是这些人干的），时有发生。他们这些革命的团体，是没有广大的联合战线的，是不明白政治的策略的，所以决不能成其大事。

现在全世界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有策略的革命已给了我们农民

一个好榜样了。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二十年前，就已和农村中自然发生的革命团体联络，并且引导到真正的政党路上去，领导我们农民革命。在政治上定了“建设民主”，经济上定了“平均地权”，作解放农民之标准。随时随地，给我们农民以适当之策略，向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作战，以求达到目的。

湖南农民在数年以前，于衡山岳北已开始有组织的萌芽。前年上半年湘潭农民又有一部分起来，结果是被赵军阀摧残，不能顺利发展。去年二月株洲汪先宗先生为农民利益殉难，军阀、土豪之凶横已极，而农民情绪之激昂也增进，物极必反，于是酿成驱逐赵恒惕之猛烈运动。驱赵一事，农民是有很大的力量的。吴、叶反攻的时候，农民替北伐军当间谍、运输、带路，破坏敌人后方，甚至拿着梭镖、鸟枪担任游击或加入作战。如醴陵、株洲、平江、华容各地，不下十余战，都有农民加入，因此竟阵亡农民多人。试看湖南农民之参加北伐战事，是何等地勇敢肯牺牲呢！

及至北伐军到了鄂、赣以及浙、豫前方去了，湖南农民则竭力巩固后方，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这种运动是非常广大的，差不多各处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都受了莫大的影响〔打击〕。他们平日作威作福，胡作乱为，不把农民当人；到了今日，真不敢再拿出从前的排调来了。因为我们农民是不晓得讲斯文、讲面子的，我们硬干起来，听他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要受我们一打。不怕他们倚着残余的势力还要反攻，还要大规模的残杀农民，如嘉禾、临湘、攸县、益阳、安化、宜章等地，惨案迭出，我们直认他是回光返照，我们毫不恐惧退缩。这一点子革命工作，我们敢说也比得上打开武昌城，因为乡村中土豪劣绅的势力是军阀的真正基础，打破这种势力，非农民起来，实在难以办到。

当今的革命政府，其主要工作，我们觉得应当是继续铲尽军阀政治的基础，发展民众的组织。在这个工作进行之中，我们农民是要舍死忘生地拥护其成功。

但是，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各被压迫的民众，不止〔只〕是解放农民。我们岂可以只顾到农民的解放吗？是的。不过农民解放是一个枢纽，农民的解放如果实现，其实也就是各阶级的利益。现在工、商业的不发展，其中一大原因，即是三万万农民无购买力；而农业的不发展，即是农民无生产力。如果农民解放，农民在经济上能减少地主的剥削，必能使农业改进；而因为他们之购买肥料、农具、布草等类，工、商业必同时发达。从前法国革命，也因为农民得着一部分解放，法国富力大进。近来俄国农民根本去了地主的剥削，生产力一年年增进，都是明白的证据。工、商百业既因农民解放而繁荣，至于教育文化种种建设，更何待言呢。

然而目前政府的财政困难，市面的金融停滞，社会上呈现异常的恐慌，许多的传言，都怪了我们农民，认为是农民革命产生的结果，冤哉枉也！目前的恐慌，是有实际的原因的。一层是战争封锁，米不能出长江，盐不能进岳州，这里就损失米捐、盐税两宗大的收入。一层是湘西财政没有统一，黔军及各种杂色部队截留税收，这样又损失了全湘三分之一的财源了。一层是反动派从中操纵，例如未阳打杂税局事，虽然有一半是杂税局本身有弊病该打，还有一半却是反动派利用时机，想在党部、政府、民众团体的当中挑拨恶感，反动派在各处造谣煽动，诸如此类，是很多的。有此数个原因，所以弄的社会不安，何能归罪于农民呢！

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土豪劣绅，虽所取手段出于法律之外，其实这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若是惧怕“纠纷”，采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免除纠纷之旧的政策已不适用了；我们只有大家建设新的政策，即是使农民在乡村中建立民主的自治，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

本大会谨代表湖南二千七百万农民，精细考虑，决定今后革命斗争自求解放的策略。凡我湖南诸农友们！要集中于省农民协会旗帜之下，依照本大会的策略努力奋斗呀！

我们的口号是：

全中国的农友们联合起来！

拥护革命政府！

铲除贪官污吏！

打倒土豪劣绅！

肃清农贼！

整理财政，剔除中饱！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农民国际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26年12月出版）

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闭幕纪盛

湖南全省总工会和湖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昨日在省教育会幻灯场举行闭幕典礼。到会者，除两会代表三百余人外，来宾有省政府张代主席、邓建设厅长、民政厅代表谢科长等及各界来宾共二千余人。上午十时，由主席刘汉之宣告开会，其程序为：

(一) 奏乐开会。

(二) 向国、党旗及马克思、列宁、孙中山像行三鞠躬礼。

(三) 恭读遗嘱。

(四) 主席易礼容报告：今天敝两大会议闭幕，承各位参与，无限荣幸，无限感谢。敝两大会议在十二月一日开会以来，承政府及各负责人员指导赞助，得到很多的教训，很深刻的警觉。明白了民众的力量，进行的方针，同时知道了工、农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确实属于领导的地位。这样重大的责任是不敢放弃的。我们的革命是彻底的，决不妥协的。在过去的程途中，因为力量不大，不能应付社会的要求，今后才得有所认识，有所觉悟。怎样扩大我们的力量，去应付社会的希望，这是我们工、农阶级应该注意的。现在湖南境内的反动势力，虽日见动摇，但他们尚正在努力的活动，企图维护他〈们〉的势力，保障他〈们〉的利益，并联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余孽，努力向我们进攻。虽然说容易寻觅他〈们〉的线索，但他〈们〉在社会中很易起变化。我们要巩固革命的基础，坚强我们的战线，集中我们的力量，在政治上、经济上同时发展，才不得为反动派所乘。这次敝两大会议中，得到各代表的报告，知道了一切。同时，在革命工作上，决不犹豫。不过于社会问题，

必得解决，我们才能高枕无忧。今天闭会，承各位参加，招待不周，还祈原谅。谨代表敝大会同人，致革命敬礼！

继由郭亮报告：今天是两大会闭幕的典礼，承政府、省党部来宾参加，深为感谢。敝两大会情况已经易礼容同志报告，兄弟现将工人大会经过情形，略为报告。这次大会闭幕，从过去的希望与批评，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三点：（一）集中工、农阶级群众的力量。（二）努力革命工作。（三）拥护国民政府。以上三点，我们已下决心，照着这三个中心去做。至于各地工会、各产业工会的进行方针和组织，在大会中已经议了详细的决议案二十余件。最注意的是统一工人力量，归于一个系统，统属于全省总工会之下。在这统一中有两个问题：（一）取消假工会。（二）铲除一切反动的工贼。另一方面革命势力的培植，亦有详细的规定。工人教育已经全盘计划，其余各武装自卫、劳动保护法规定綦详。并对于工贼、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以及逆产，均有精密的调查。同时对于政府方面之苛捐杂税，也有一个规定。集中力量，巩固战线，是我们唯一的责任。希望政府与社会赞助和指导。

来宾致词者，有张代主席、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刘岳峙、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执行委员李维汉、商民协会代表左益斋、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代表邓良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润之等十余人先后致词。

（五）欢呼口号：

甲、拥护工、农代表大会决议案！

乙、实现工、农代表大会决议案！

丙、工、农联合万岁！

丁、工、农解放万岁！

戊、拥护国民党！

己、拥护国民政府！
庚、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辛、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六) 摄影。
(七) 奏乐散会。

(1926年12月28日湖南《大公报》)

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

(1926年12月)

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决议案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就是军阀政治的基础。国民革命势力在湖南表面上虽已把军阀政治打倒了，然其社会基础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有很多存在，不过因民众势力之兴起，这个基础业已开始动摇罢了。在此动摇期中，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为要保持他们最后在政治上、社会上之地位，更出死力互相勾结，用种种挑拨离间、倾陷压迫手段，甚或混入国民党及农民协会，图谋消灭革命势力，恢复军阀的统治。反动现象显而易见。故国民解放运动，与此种反动势力是绝对不能并存的，必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根本铲除，然后国民革命胜利才有保障，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算根本消灭。这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凡属革命民众所应当深切注意的。

自农民运动发展，各县土豪劣绅即群起压迫破坏。最显著之

事实：如赵恒惕、廖运元、李鸣九、赵桂生等之岳北屠杀，焚毁农屋二十余所，枪杀三人，拘囚数十，被逐被逼者不可计数。湘潭晏容秋指挥十八罗汉，左右县政，把持三堂四所，吞蚀军饷，捐款以饱私囊。该县西二区团防局长成胥生，凭借赵逆势力，勾结驻防军队，把持乡、村政权，残杀良民，破坏农协，诬陷协会会员，谋害农民领袖毛泽东等三十余人，更勾结西山会议派，谋反抗革命运动。该县株洲汪孝逵、汪绳武等，利用团防，勾结叶逆军队，诬杀农民领袖汪先宗。宁乡陶滨川、廖季梅、刘佑卿等暗助叶逆军饷，蚕食公款、联合团防，响应赵、叶，破坏北伐；杨致泽、刘昭等利用团防，残杀良民至数百人，枪伤农民领袖海治成。桂阳雷征、彭仁寿、李容巨、黎庚樛等统率团防，占据县城，解散党部，枪杀工人，图毆农民领袖何汉。耒阳伍易卿、李子如、刘友三、邓元勋等收买痞徒，假冒农协名义，焚烧政府机关，企图嫁祸；土豪邓演宾私印愿书，组织乡农民协会，以图破坏农运；北乡土豪李某，收买农贼，擅改乡农民协会为区农民协会，并擅刻钤记，更私发大批乡农民协会筹备员委任状。衡阳劣绅张纪生，勾结团防局长何镇楚，围捕农民及农民领袖；土豪杨竹轩，集合暴徒数百，捉去区执行委员，勾结驻防军捣毁各公法团；团防局长罗凤逸，恃强摧残农民，纠合打手，捆打农民领袖。华容傅道南、罗昌、张荫元、孙锐义、傅治焕等，勾通土匪，勒索人民，瓜分公款，八长联盟，把持县政，包揽词讼，诬害农民。湘阴之赵子成、赵荪堂、赵迪子、赵崇正等借赵逆势力把持团防，高租、高利，剥削农民，农民实已变为农奴；任炳奎，指使任觉桥，勾结痞徒，破坏农协，殴打特派员，劣绅鄢孟秋，强迫解散农协，驱逐努力农运的人员。益阳黄剑农、龚海帆、龚金榜、刘中藩、陈毫卿，组织伪党部，指挥暗杀队，把持县政，破坏革命，

鲸吞公款，鱼肉人民；团防局长刘梦龙、曹应春，倚团防势力，擅杀乡民，操纵地方行政，盘踞旧农会房屋，捣毁农舍，压迫农民。郴县著名之土豪劣绅曹游龙等借党敛财，惨杀党员；李冰如捣乱农协，毁坏党部，买活反动派杀区农协委员长李固。湘乡程希洛、彭世箴、朱太初、贺石渠等，私通赵、叶，破坏革命，捣乱后方；组织三K党、保产党、城镇乡联合会、暗杀队；勾结团防局，捣毁永丰党部；焚烧农舍，破坏农民运动，谋害农民协会执委曾策；把持县政，侵吞公款，包揽词讼。下里团防局长萧介藩，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运，包庇土豪熊祥元，强运谷米，逮捕农协会会员，私行拷打，滥用刑罚，残杀良民达百数十人；把持团防局，侵吞地方公款，操纵乡权，武断乡曲。嘉禾团防局长王泽民等，统率团兵，惨杀农民，包庇赌博。道县之杨锐等，扶植党羽，把持国民党县党部，暗杀省党部特派员陈清河，压迫农运。汉寿梅石，赵勋华等，欺压良懦。常宁土豪欧阳玉琪，高租、高利，大秤、小斗，劣绅李溪成、谭封桐，破坏农民协会组织。沅江袁熙甫、袁致祥等，宣传“三爱主义”，利用团防，贿赂镖手，悬赏八百元，谋杀农运专员。平江县议员、长寿商会会长李灌畦，为长寿土豪劣绅领袖，在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指挥流氓游街示威，高呼“打倒农、工阶级”、“反对三民主义”等口号；北伐军与敌军在平江开仗时，受敌方委任，组织递步哨队及保卫团，运动地方，希图破坏北伐；并组织暗（杀）党，图杀国民党员及农运领袖。（该县）汪信哉乃仙坛坛主，惯性压迫民众，把持县有财产及政治，并于去年正月，组织讨赤委员会，禁止加入国民党；沈寅卿、姚叙哉（是）真正地痞劣绅，包揽词讼，武断乡曲，压迫民众，破坏农协。临武李镜先，利用团局，垄断乡政，毒毁（杀）农、工委员宁教仁，迫散区党部，勾结募债专员刘艺侯，浮收舞

弊，纵兵苛索。新宁陈升安，侵吞公款，摧残学务；雷腾蛟，华维翰，勾结县府，私用刑讯，指良为匪，勒罚巨款。安乡徐德保等勾结县长，倚仗团防势力，压迫农民，出团卖谷，每亩至四斗八升，斂谷八百余担，农民请求减轻，不独不准，反惨杀农民许正卿等二十余人。浏阳邹逆尧仁之参谋长及筹饷委员王益生、鲁觉丞等盘踞县团防局，要挟官厅，把持县政，压迫民众，破坏革命团体，又为邹尧仁规划一切，提取军饷；劣绅黄昭著、黄达五，把持乡政，勾结地痞；刘任生，组织假农民协会，利用农民，破坏农协；刘生实，勾结谢文炳，敲诈商人，侵吞军饷捐款。振西团防局长娄邵德，欺压民众，破坏农协，捕殴国民党员刘解人，当街痛笞三百，枪杀良民，拐逃团防枪枝；土豪王远万，高利盘剥，压迫农民，逼死农妇。长沙清泰乡都总林巨卿，平日专横乡曲，近因募集公债，从中舞弊，更侵吞水灾赈款，扣留地方学款，自命为土豪劣绅，禁止当地农民加入农协，与彭逆祖植等串通一气，鱼肉贫民；郑澍人，勾结吴逆，宣传反革命，侮辱革命领袖孙总理及黄克强先生；罗倚陶，侵占田地，骗取佃户批价，压迫佃农；河西镇团防分局长丁琼芝，绰号丁四土匪，把持局务六年，借团斂款，迄今财政不曾公开，伊家致富业已逾万，平时擅捕良民，滥用刑法，诬农协会会员为土匪，肆行压迫。永明王鹏，现充团保，武断乡政，破坏农运，借团捐为名，任意苛索；王筠，现充团总，破坏农运，垄断一乡，包庇赌博，近更混入国民党，当选非法的县党部执行委员。衡山唐经畬，把持县政，垄断乡曲，侵蚀公款，鱼肉良民，反对民族革命运动，印刷书籍，谋破坏革命，现更勾结西山会议派，潜来省城图谋扰乱北伐后方；劣绅罗如琴，于北伐开始时蓄谋破坏，我军退守衡州之时，更诬告农民夏观桃、彭黄枚等，谓为匪徒，且谓农民协会为匪党。

以上所举各县土豪劣绅，特其尤者，至于细小，一概未录。必须全部铲除，方收肃清封建余孽之实。至于贪官污吏，调查未周，姓名从略。必须农民运动与市民运动联合，方能打倒贪官污吏，建设廉洁政府。

乡村自治问题决议案

(一) 现在乡村自治区域，普通有三级：如长沙之都、团、团甲；衡阳之都、区、甲；宝庆之区、保、团；常德之镇、保、甲；慈利之都、团、甲；郴县之区、团、小团；湘潭之都、甲。团皆是。亦有分为二级或四级的，旧有各级自治机关之组织，原是一种封建性质的东西，近则完全成为地主阶级结托军阀、统治乡民之工具。现在省、县政治，虽有改变，而他们把持乡政，鱼肉乡民如故。各级自治组织中，尤以高级组织(即接近县之一级)为此辈把持垄断之中心，利用团防武装，拥护其压迫良懦、刑杀无辜、侵蚀公款、勒派税捐之种种特权。其下各级组织，亦多为若辈之爪牙，使境内乡民——尤其是农民，全部受其钳制。农民视此种机关，谓为“头张衙门”，或谓之为“铁门坎”，此种封建阶级之组织，实帝国主义、军阀之真实的基础。现在的农民运动，就是民主革命势力向这种封建势力攻击之一种运动，必须(将)此种民主运动汇合起来，推翻城乡特殊阶级，然后中国之国民革命，才算有相当的成功。

(二) 现在乡村中农民的民主运动，已经普遍的起来，封建的特殊阶级基础，因此开始动摇；然这种特殊阶级，犹据其封建的(阵)线，作最后之挣扎。在这种形势之下，发生所谓“农村纠纷”问题，其实这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之必然的过程。若不经过